

研究鄭觀應，學習鄭觀應

——專輯主持人語

林廣志

鄭觀應生於雍陌，“世居澳門”，被譽為“澳門之子”。在鄭氏筆下，澳門是他的“故里”、他的“故鄉”，是他的“蓮花地”，是他富強救國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他自雍陌而來，又從澳門出發，居滬上，遊長江，走南洋，長期奔波於外，又時常回澳門度歲省親；每遇挫折或病患，往往蟄居澳門以養息。其人生蹤跡與思慮，可謂居濠江之畔而觀天下，處廟堂之遠而憂國家。在早期的《救時揭要》中，鄭觀應以〈澳門豬仔論〉、〈論禁止販人為奴〉、〈澳門窩匪論〉、〈擬自禁鴉片煙論〉等 14 篇文章對澳門葡人的劣行進行評述和抨擊。“澳門上古名蓮峰，鵲巢鳩佔誰折衝？”“請問深知西律者，試思此事可曲從？”在〈澳門感事〉詩中，鄭觀應對葡人侵佔中國領土表示憤慨和無奈，批判清政府的昏聩無知和軟弱無能，並提出了系列挽救和應對之策。他的傳世巨著《盛世危言》成書於澳門，後來的增補也大多在澳門完成。

鄭觀應既有豐富的民族工商業實踐，又有影響深遠的宏偉巨著，其故居“鄭家大屋”還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擁有如此豐厚的思想和物質遺產，在近代洋務派人物中實屬罕見。他的愛國情懷、強國思想和奮鬥精神，永遠值得我們紀念、學習、研究和弘揚。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以夏東元先生為代表的內地學者對鄭觀應思想及其事功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豐碩成果；近三十年來，澳門學界也已經形成了紀念和研究鄭觀應的學術氛圍。2014 年 8 月，筆者曾與澳門博物館合作，策劃組織“紀念《盛世危言》出版 120 周年學術研討會”，並精選優秀論文如徐秀麗〈鄭觀應研究概觀〉，彭南生、邵彥濤〈從《盛世危言》到“盛世危言”——鄭觀應《盛世危言》的百年閱讀史研究〉，李長莉〈商人思想家鄭觀應：“洋貨流行”市場分析與“商戰”思想〉，謝放〈鄭觀應的“中體西用”思想及其影響——以《盛世危言》（五卷本）為中心〉，湯開建〈鄭觀應家族澳門史二題——以所見有關鄭觀應文物檔案為中心〉，曹天忠〈鄭觀應、盛宣懷交誼與晚清洋務實業——以漢陽鐵廠（1896—1898）為例〉等刊於《澳門研究》總第 74 期。

2020 年以來，筆者在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為國際關係、歷史學博士生講授“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特意將鄭觀應及其《盛世危言》作為課程論文題材，鼓勵和指導同學們研究鄭觀應的事蹟與思想。本期《澳門研究》“紀念鄭觀應誕辰 180 周年”專欄精選的，便是其中的較為優秀的論文，內容涉及鄭觀應思想、事功和交往等多個領域。

薛賀文的〈鄭觀應與近代中國領事的設立和管理〉認為，鄭觀應領事思想包括重視使節之職、完善領事管理與培養外交人才等；李政陽的〈甲午戰爭前後鄭觀應的日本觀〉討論了鄭觀應“師日”、“防日”和“抗日”以及“聯日”主張的形成與變化；郭淦在〈鄭觀應的鐵路觀及其在粵漢鐵路的實踐〉中指出，鄭觀應的鐵路觀主要體現在鐵路對國家之安全及發展具重要意義，鐵路路權必須為國家所有；毛禹霖的〈論鄭觀應水利思想的主要內涵和時代特徵〉系統揭示了鄭觀應因地制宜發展水利以自強求富的思想；艾希、劉丹漫的〈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異同〉認為，與張之洞比較，鄭觀應經略海南的科學性、超前性以及策略性更為顯著；劉茜的〈“天下”與“家國”——鄭觀應詩歌中的世界眼光與國族意識〉肯定了鄭觀應詩歌的愛國思想及其史料價值；鄧麗輝的〈從鄭觀應的時政詩考察其愛國及現代化思想〉認為，鄭觀應的時政詩內容豐富，藝術地呈現了試圖通過改革以實現現代化的強烈願望；楊格的〈鄭觀應的衛生觀——以《中外衛生要旨》為中心〉認為，鄭觀應在傳統養生理論和實踐基礎上，所著《中外衛生要旨》闡釋和傳播了新的“衛生”觀念與知識；潘小童的〈傅蘭雅對鄭觀應西學思想的影響〉對鄭觀應早年就讀於傅蘭雅開辦的英華書館的情況進行探析，論述了傅蘭雅對鄭觀應後期西學觀念和教育理念形成的影響；李孜的〈鄭觀應與李提摩太關係考述〉認為，鄭、李二人因投身賑務相識，因謀求變革相知，在變法的道路上既有合作也有分歧。

在指導學生研習鄭觀應思想和事功的過程中，我們深刻感受到，在澳門研究鄭觀應具有強烈而真切的“現場感”和“親近感”。考慮到澳門迄今仍然缺乏平台性的、團隊式的、持續性的研究，澳門社會各界對鄭觀應這位著名“鄉里”的認知、學習、研究和傳播仍然有待加強，2022年2月，澳門科技大學在唐廷樞研究中心的基礎上，在鄭觀應誕辰180周年之際，成立了我國首個鄭觀應研究的學術機構——鄭觀應研究中心。可以預計，該中心的成立將推動澳門與海內外學術機構的交流合作，持續加強鄭觀應思想及其實踐的研究與傳播，為近代香山、澳門與中國、與世界之研究，為愛國愛澳之教育，為建設“人文灣區”，為澳門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作出應有的貢獻。

研究鄭觀應，資料文獻的收集整理尤為重要。我們將首先做好“鄭觀應研究數據庫”、編纂《鄭觀應史料叢刊》等基礎工作。而這些長期的、艱苦的工作，需要一代又一代學者的持續參與，方可成其事、畢其功。因此，培養鄭觀應研究的年輕學者便成為當務之急。本期《澳門研究》集中推出的文章可能存在文獻涉獵不足、思考尚淺、文筆稚嫩等問題，期待讀者諸君批評指正。我們相信，假以時日，這些年輕人一定會成為鄭觀應研究的中堅力量。